

# 折节桑田亦壮哉

——读陈善燠早年一首诗作

邓治

前几天在《美华文学》杂志所属网上论坛（www.meihuausa.com）中读到陈善燠先生一个跟贴，他偶然提及他二十几岁下乡时写给后来成为他夫人郑玲老师的一首诗。这是一首七律，原文是：

荷锄尝试与偕来，  
事到如今未可哀。  
行至穷途重拾路，  
士无摧挫不成材。  
忘身天地堪雄止，  
折节桑田亦壮哉。  
上下千年谁得似，  
彘肩斗酒白螺杯。

这首诗写于半个世纪之前。善燠先生下乡比一般“知识青年”要早，他并不是老三届中学生，本无须加入“上山下乡”的行列，却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被赶下去。这一段极曲折的经历，其中穿插的一个堪称经典的爱情故事，在他《你这人兽神杂处的地方》等作品中有精彩生动的描绘，我的秃笔是无论如何不能传神于万一的。要而言之，那是一场荒谬的政治运动的结果，是发生在人兽神杂处之地的传奇，是一个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的开篇。

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悲怆和激昂交织的年代。对于那个远远逝去的时代，人们下了太多情绪激烈的评语：负面的有：“蹉跎岁月”、“从激情到彷徨”、“被蹂躏的青春”、“流泪的中国”、“失落的一代”、“迷惘的一代”、“噩梦”，甚至指为“上山下乡是为了降伏红卫兵，包藏镇压的杀机”、“人类历史上一次独特

的人口大迁徙”，等等；但也有正面的：“青春无悔”，“遐想和抱负”、“思考的一代”、“用宝贵青春和人生激情，铺开献身理想而又充满艰辛的历史画卷，用辛勤汗水和生命热血写就人生华章”，“共和国宝贵的精神财富，人们不应该也不能忘记”。如今，中国早已脱离了那个时代的狂热，当今的年轻人要理解那一段坎坷的历史，是越来越困难了。即使是我们这些躬逢其盛的“老三届”，要谈论起来也是一言难尽，莫衷一是。乡村是知青的“第二故乡”，那里凝聚着青春与乡亲、与土地的感情，对人生的迷惘，对自己所受不公待遇的悲愤与无奈。

在那样的大背景下，读善燠老师的这首七律，特别有味道。诗人当年只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从诗作看出，他思想成熟，国学根基深厚，遣词造句沉雄有力，体现了湖湘之士刚毅的风骨。

“荷锄尝试与偕来，事到如今未可哀。行至穷途重拾路，士无摧挫不成材”。这两联诗，表面看，只是叙述自己下乡务农的困苦和心态，但是“荷锄”和“途穷”两个关键词语，令人想起魏晋时期同属“竹林七贤”的刘伶和阮籍。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多动乱，最黑暗时代之一。刘伶常纵酒，坐着鹿车，携着酒壶，叫人在后面扛着铁锹跟着，说：“死便埋我”；而阮籍则经常自己驾着车子，不走大路

随意乱撞。车子到了没路的地方，往往大哭而返。两联诗句活用了两个典故，加深了内心愤慨的力度。与这两个古人的消极遁世不同，陈善燠并不向不公正待遇屈服，把它作为自己成材路上的一个“摧挫”。中国传统文化中“士”的楷模给了他力量。在穷途末路，他想到的是“重拾路”——自己找出路，不屈不挠的气概让人尊敬。

时局既然那样不堪，诗人便把目光投向广阔天地。“忘身天地堪雄止，折节桑田亦壮哉”。置生死于度外，投身到自然的怀抱里，不也足以表现大丈夫的气概吗？放下身段，躬耕垄亩，也是豪壮的男儿事业啊！这里，诗人把成语“折节读书”（意为改变自己平时的志趣和行为而用功读书），改为“折节桑田”，有深刻的含意，读书的路是走不通了，但“折节桑田”，也是一个壮举啊！既是他对自己所爱慕的人的倾诉，也是对自己胸襟的剖白，也是自我的安慰。

世事不足道，诗人便从历史寻找知音：“上下千年谁得似，彘肩斗酒白螺杯”。宋代诗人黄庭坚《水调歌头》的名句：“谪仙何处？无人伴我白螺杯。”——还是和酒仙李白一起，“将进酒，杯莫停”，“但愿长醉不愿醒”吧。然而，诗人表达的感情不是颓废的，而是豪迈的。他高举起的“白螺杯”是和“彘肩斗酒”这种充满英雄气概的意象连在一起的。从整篇语境，我们感受到诗人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和“忘身天地”、“折节桑田”的豪迈。沧海横流，更显出湖湘之气。这种豪壮，十分含蓄，需要慢慢咀嚼，才品出深意。

我最佩服的是，诗人把丰富的情感浓缩在短短五十六个字里，毫不局促。这首七律，是用传统形式表现现实生活的榜样。